

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的维系机制研究

李喜荣

(洛阳理工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 对豫东 X 村留守妇女离异意向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她们的婚姻整体上仍处于高稳定状态。在夫妻长期分离的现实背景下,维系这种高稳定婚姻的机制在于农村家庭本位的价值观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夫妻有效互动的增多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维系力,对于未来家人团聚过上富裕日子的期待,也使得她们能克服分离带来的诸多挑战。

关键词: 农村留守妇女; 婚姻稳定性; 离异意向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10(2023)04-0014-05

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大量已婚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流入城市,他们期望通过在城市务工或经商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使得农村形成了妇女留守家庭的性别分工新模式。据报道,我国留守妇女人口的总数在 4 700 万左右^[1]。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的常态是夫妻群体常年两地分居,情感上容易孤独和寂寞,同时还要种地、赡养老人、照顾孩子,一肩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背负着繁重的精神和生理压力。对大多数农村的留守妇女来说,生活的幸福感和婚姻的好坏息息相关。况且,个体婚姻的不稳定性、婚姻破裂或者重组对于个人与社会来说,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掌握个体婚姻的稳定程度,可以用来预期离婚率的变化规律,还能调适稳定性相对较差的婚姻,有利于降低离婚的风险。农村留守妇女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研究她们婚姻稳定性的维系机制,不仅有利于构建农村和谐家庭,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

本文所研究的农村留守妇女是指由于丈夫每年在外务工 6 个月以上且不在家中居住、自己长期留守在家乡的 55 周岁及以下的农村妇女^[2]。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又通过向村委会了解并核实相关情况,获得很多村级资料和相关信息。由于农村留守妇女的文化程度有

限,调查均为入户与被调查者面对面访谈,并依据农村留守妇女的回答完成问卷,平均每个留守妇女调查的时间为 20 分钟。这种调查方式具有更强的可靠性。依托家乡的便利,通过知情人介绍,笔者对豫东 X 村 8 名留守妇女进行了深度访谈,意在探究农村留守妇女对婚姻的各种看法和认知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所在。

一、X 村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

2021 年暑假期间,笔者利用家乡便利条件对豫东 X 村进行了田野调查。该村位于河南东部,属于典型的平原地区,粮食产区,距镇政府所在地 1.5 公里,距县城 41 公里。村后有省级公路通往镇上和县城,白天通往县城的城乡公交车每小时经过一班,每日有经过的班车开往省城等地。X 村所在的 Y 镇设立于 1988 年,下辖 20 个行政村,63 个自然村,254 个村民组,总面积 78 平方公里,耕地 5.94 万亩,总人口 9.2 万人。全镇的生产生活用水用电已实现户户通,基本上每家都装上了有线电视和宽带。该村是典型的劳务输出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每年都有几十位甚至上百位的留守妇女。X 村又是笔者的家乡,有利于笔者收集和整理研究所需的资料。2021 年 7-8 月份调查时,该村共有 87 位留守妇女,由于是熟人关系,调查进行得比较顺利,更多的时候是以和留守

收稿日期: 2022-05-26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ZDJH-241)

作者简介: 李喜荣(1979—),女,河南上蔡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妇女、当地村民及村干部闲聊的方式进行的,获得的信息远远多于问卷上的内容。87 份问卷均为有效问卷。调查对象最大年龄 54 岁,最小年龄 22 岁。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简况表

编号	年龄	文化程度	结婚年限	子女数	留守的原因
留守妇女 A	32 岁	初中	11 年	2 个	照顾老人和孩子
留守妇女 B	24 岁	初中	3 年	1 个	照顾孩子
留守妇女 C	39 岁	小学	17 年	2 个	照顾老人和孩子
留守妇女 D	38 岁	小学	18 年	3 个	照顾老人和孩子
留守妇女 E	45 岁	小学	26 年	2 个	看望亲人
留守妇女 F	41 岁	小学	20 年	2 个	家中盖房子
留守妇女 G	44 岁	小学	24 年	2 个	家中有病人需要照顾
留守妇女 H	50 岁	文盲	30 年	2 个	外面没有合适的工作

(一) X 村基本概况

豫东 X 村包含 8 个村民小组,621 户,2 760 人,人均耕地 1 亩,种庄稼一年两季,6 月收小麦,10 月收秋,主要有玉米、大豆、芝麻等农作物。农忙主要是犁地、播种、施肥、打药、收割。对于 X 村的人来说,每家仅有几亩地,加之现在收割、种地主要用机械进行,需要的人力寥寥无几,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属于农闲。青壮年男人不外出务工,长期待在村子里就会被人们认为是“二流子”“不正干”“没能才”,被村民们瞧不起。

政府发放的粮食补贴是每亩地每年 150 元。每亩地年收入除去犁地、化肥、农药、种子、收割等成本,再除去自留家庭基本饮食用度,每个农民单纯依赖土地可支配收入 1 000 元左右。可以说,当地村民如果仅仅依靠土地,最多能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的几桩大事像盖房子、娶媳妇、孩子上学、家中老人的医疗赡养费用等大笔开支基本无力负担。

因此,外出务工成为 X 村村民获取收入,解决生活难题,改善生活质量最重要的路径。全村每年约 1 500 人次外出。外出务工人员中,未婚的村民主要在南方的工厂里打工,已婚者由于养家糊口的担子更重,工作的领域更为宽泛。他们主要从事装修、开摩的、搬运工、快递员、做生意等工作。2021 年 X 村留守妇女 87 人,相较于 20 年前,数量减少了 25%左右。因为更多的夫妻选择一起外出务工。X 村农忙时节雇工一般一天 40—50 元。流转土地的价格是每年每亩地 500 元,流转期不定。就全国范围而言,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 4.7 亿亩,已经占到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

面积的 35.1%^[3]。调研还发现,一些留守妇女几乎不种地。比如留守妇女 A 说,她一年在田里的时间“也只有两三天”。留守妇女 B 则直接将田地交给公婆耕种,“都不知道自家的地在哪儿”。X 村有 1 家餐馆、5 家大小不等的商店、1 家制衣厂、1 家制伞厂。在制衣厂和制伞厂打工的话,月收入 1 500—2 000 元。留守妇女 C 认为,在村里的厂子上班比去外面强些,吃住在家里,不用花钱,还能照顾到家里人。总之,当前农村留守妇女有两个重要的特点:数量较前些年显著减少,留守地点上移;农业生产性活动减少,非农兼业相对增多^[4]。

(二) X 村留守妇女的人口学特征

据调查,X 村 36—45 岁的留守妇女人数最多,为 48.3%;26—35 岁的留守妇女占总数的 32.2%,表明处于这两个年龄段的留守妇女是主力军。她们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最多,比例达到 51.7%,文盲所占比例为 9.2%。X 村留守妇女一般生育 2 个孩子,个别家庭有 3 个孩子。男性外出务工的地点主要分布于外省市,占总体的 80.5%。外出务工后回家频率基本上是每年两次,一般在春节和农忙时间回家,每隔四五个月回家一次的占到 78.2%。丈夫外出务工的年限大多超过 10 年,占 74.7%。

(三) 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的测量

关于婚姻稳定性的测量,主要询问农村留守妇女“近一年来,您曾经有过和配偶分手的念头吗?(经常有为 1,有时有为 2,偶尔有为 3,从无 4)”以及“您觉得配偶是否会提出与您分手(肯定会为 1,也许会为 2,难说为 3,不大可能为 4,肯定

不会为 5)”两个问题^[5]。配偶一方的离异意向往往会影响整个婚姻的稳定性,上述两个问题选答中的较低一个刻度作为反映婚姻稳定性的指标值^[6]。当事人取值越大,其婚姻稳定性就越高。当事人有无离异意向是测量婚姻稳定性的最直接指标。根据被访者的选答结果可知,只有 5.7% 的被访者自述在一年里“经常”有与配偶分手的念头,从来没有的则达 90.8%,“有时有”的占 2.3%,表示“偶尔有”的占 1.2%,这些数据表明高稳定仍然是豫东 X 村留守妇女婚姻的主要特征。

二、维系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的机制分析

(一) 家庭本位的价值观

我国家庭本位的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农村,家庭或家族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间生活的每一个个体都要服从于这个庞大的系统。追求家庭、家族利益的最大化是家庭、家族运行的最为重要的目的所在。当一对男女结婚成家,他们最大的任务就在于延续香火、传宗接代,为整个家庭、家族的完整性及延续性做出自己的贡献,每个个体成员都服务于家庭、家族之整体利益。这种家庭本位的价值观,非常强调作为个体成员对家庭、家族的责任和义务,重视家庭的团结和睦,夫妻之间的情感则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传统文化规范为维系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的稳定性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正是基于家庭本位的价值观,强调家庭成员的义务及责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学会忍受长时间的分居状态,为家庭的整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基于家庭整体利益的考量,处于分离状态的家庭成员们会不断地调整他们之间权利及义务的分配机制、调整他们个人的行为,使家庭的功能大体上能够得以维系。当然,家庭本位的文化也强调亲属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帮助,这对于弥补家庭中由于核心成员的缺席而造成的功能缺损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城乡社会中个体化现象已逐渐显露出来,但对于农村留守妇女来说,家庭本位的价值观仍居于最重要位置。她们支持丈夫外出务工或经商,是出于对家庭整体利益的衡量而作出的决策,目的是为了攒钱盖一栋像样的房子,为了支付孩子们上学的费用,为了攒够娶儿媳妇的钱。总之,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和目标的实现,她们自身的情感需求、陪伴需

求、性的需求都暂且无暇顾及。“重家庭轻个人”的观念在指导着她们日常的生活和行为。她们留守在家乡的主要原因有三:家庭的需要、看望亲人、外面没有合适的工作。“家庭需要”主要包括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家中有病人需要照顾、盖房子等。女性留守家乡的原因主要和她们承担的家庭责任有着直接的关系,她们选择的主要动机是对家庭的照顾责任——女性不但充当了劳动力市场意义上的蓄水池,还成为家庭的候补劳动力和稳定器,时刻为应对家庭劳动力短缺做好准备,无可避免地承担着照料家人的责任。X 村妇女在意识到城市化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后选择回归乡野,并默默地承受家庭再生产和维系乡村的责任^[7]。留守妇女 D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有 3 个孩子,2 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在县城读高中,二儿子在镇上读初中,最小的女儿在村小学读书。她之前也曾在外地打工,但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她不得不选择在家照看孩子。大儿子每月回来一次,上初中的二儿子每周回来一次,需要陪伴最多的是在村里读小学的女儿,三个孩子的衣食住行她都要照顾到,每天忙里忙外,生怕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习。丈夫外出经商 10 多年了,常年在云南做生意,前些年用丈夫赚来的钱建了二层小楼,也购置了好几样大件家用电器。丈夫基本上每年回家两次,住上半个月左右就走。D 说“过家人不容易,就想着俩人能一直好好过下去,不离婚,不打架,把孩子照顾好,家庭关系处理好,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二)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性别角色定位在农村的传统文化观念中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农村依然强调“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分工模式,他们认为男性独自外出打工养家、女性承担起照顾家庭和农田生产的双重重担是理所当然的,当然这也使得他们彼此之间的依赖性更强。农村性别角色定位也是“男主外,女主内”,强调男人养家糊口的责任和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这种已然定型的观念认为妇女们生来适合于家务和所有的照料性工作。结婚成家带来的责任感对男性们外出务工或经商是一种鼓励,却成为女性们外出工作的重要制约因素。离散化是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生活的常态。留守妇女能长期忍受家庭离散化带来的家庭功能缺损的影响,和农村传统的性别分工有着重要关联。尽管当前农村

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X村的留守妇女大多认为,丈夫外出挣钱养家,自己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这样的分工再正常不过了。她们大都认为,“男的在外面只管赚钱就好,别的不用管那么多”。比如留守妇女E,丈夫在广东搞装修。她这样看待夫妻间的分工:“毕竟现在作为男的在外头可选择的工作多,挣的钱也比女人多。那时候我生完孩子,肯定是要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再说俺是个女的,照顾孩子和家里更在行,靠男人照顾家不放心,而且村里人都是这个思想,所以我们村里出去打工的主要还是男的,留在家侍候老小的基本都是女的。”留守妇女F也说“外出挣钱养家肯定要靠男的了,再说女人照顾家庭方面比男人强多了。”X村女性未婚前大都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但随着年龄增长,外出打工一段时间后,就出于家庭的需要退出了流动人口行列。总体而言,农村男性外出务工经商具有持续性、长期性、受婚姻状况影响小的特点;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经商则具有间断性、不稳定性、受婚姻状况影响较大的特点。

(三) 家庭成员间互动的增多增强了情感维系力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和畅通。X村基本上每家每户都装上了宽带,信号也比较好。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妇女和丈夫现在联系最多的方式就是微信语音或视频聊天。有些妇女还会利用抖音发视频,让丈夫可以随时了解和关注家中的大小事情。这种现代化的通信工具让夫妻间的沟通和交流变得更加容易,通信交流的花费也比较小。他们可以随时通过视频了解对方的生活状况,关注对方的喜怒哀乐,增进了夫妻之间的感情和信任。夫妻关系好的家庭,两个人之间每周要联系通话四五次。妻子通过视频也能看到丈夫在外工作的场景,体会丈夫在外打拼的辛苦和不易,增加了对丈夫外出务工的理解和怜爱。留守妇女G说,家里两个孩子,女儿读高中,儿子读初中,家里还有生病的婆婆,用钱的地方比较多。丈夫在广东当快递员,每天风吹日晒的,也舍不得吃好的,经常自己买点干面条在出租屋里煮一煮,放点盐、辣椒面就是一顿饭,一顿饭的费用不到一块钱。丈夫在外面不辞辛苦地挣钱,还省吃俭用,每月都按时把钱汇给

她。两个人几乎每天都要视频聊天一次,有时候视频里看着丈夫都觉得心疼得很。丈夫还总是感谢她为这家付出了很多,体谅她的辛苦和不容易。夫妻双方互动的增多,有利于维系夫妻感情,有效的互动和彼此的关爱和体谅是农村留守妇女家庭长时间分而不断、离而不散的重要因素。

(四) 未来家人团聚过上富裕日子远景

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的离散化,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有关。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在家,但这并不说明他们愿意永远接受这种分离的状态。有的丈夫在城市的发展比较稳定后,会想方设法把妻子、儿女逐个接到所在城市生活。X村近些年已先后有十来户人家搬到城里生活,成为村里人艳羡的对象。对未来一家人团聚、过上好日子的期待,增强了他们对家庭成员分离状态的耐受力。只要城市给农民们提供一定的就业空间,大多数青壮年农民仍然愿意选择到城市打工或经商。当地企业少,能吸纳的劳动力极为有限,也没有什么集体经济的收益,仅靠一亩地的收入和国家的粮食补贴,他们连一家人的生计都难以维系。只有当城市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故乡的家才又成为他们的归宿之地。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哪怕是丈夫在城里工作很好,甚至在城里已经买了房子,每家仍然都在村子里修建了不错的房子,只为哪一天在城里呆不下去时,老家仍然有个他们自己的“窝”可以回归。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对重返土地做好了心理预期。如果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继续存在下去,家对外出流动的丈夫和农村留守妇女更是具有永久性归宿的意义,成为他们不可割断的根^[8]。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家”对农民来说意义非凡。家庭作为重要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组织,在农民的心中无可替代。留守妇女H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H有2个孩子,一男一女。丈夫在广州布匹厂做搬运工,每天都要搬运成吨的布匹。丈夫每年春节、农忙时节都回来,在家呆上十天半月就又走了。丈夫特别吃苦能干,2017年夫妻俩在村里用打工攒的钱盖了两层的小楼,俩人手里现在存了十来万块钱。对于未来,她说,等孩子上大学了,也和老公一起到广州打工去,两个人挣钱快些,等攒够了钱,想去县城买套房子,将来一家人在城里过日子,一直都盼着有一天能住进城里面。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调查发现维系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的机制在于家庭本位的价值观,“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夫妻间有效互动的增多也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上的维系力,对未来家人团聚过上富裕日子的期待让她们能克服分离带来的诸多挑战。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属于高稳定的状态,但很难称得上高质量的婚姻,作为个体,农村留守妇女和在外务工的丈夫都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如何实现农村留守妇女高质量的婚姻,才是整个社会真正应关注和实现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顾意亮.4700 万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状况亟待关注[N]. 人民政协报,2011-03-08(5).
- [2]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5.
- [3]孙新华,刘秋文,周娟.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多向性及其启示:基于世界农业发展历史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78-86.
- [4]汪淳玉,叶敬忠.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留守妇女的新特点与突出问题[J].妇女研究论丛,2020(1):17-25.
- [5]叶文振,徐安琪.中国婚姻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1999(6):7-12.
- [6]李喜荣.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探析:豫东 HC 村的个案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8(6):26-29.
- [7]任守云.理性化的选择:客厅工厂中的农村妇女为何留守乡野?以河北省李村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7(7):68-73.
- [8]金一虹.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9(2):98-102.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Maintaining the Marital Stability of Rural Left-behind Women

LI Xi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Abstract: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n the divorce inten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women in X village in Eastern Henan found that their marriage is still in a high stability as a whole. During the long-term spatial separation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the mechanism of this marriage stability lies in the rural family-oriented values, the rural traditional family division mode of “men managing external affairs while women dealing with internal affairs”. The increase in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couples strengthens the emotional bond between family members. The expectation of family reunion and prosperity in the future also enables them to overcome many challenges brought by separation.

Key words: left-behind women; stability of marriage; divorce intention